



汉人也是在疫情暴发之后，才开始仔细打量起这座二级批发市场。它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207号，被新华路劈成东西两区，与汉口火车站和客运中心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距离，周边居民有时也会到这里买菜。但这些，只是摊开在桌面上的“行头”。

只要你问当地人，想吃“尖板眼”的东西，没有在华南海鲜市场找不到的。在那张流传甚广的多达42种的“大众畜牧野味”价目表上，最贵的小活鹿，售价6000元，最便宜的蜈蚣，5元一条。此外，活鸵鸟4000元一只，活孔雀和活狐狸均为500元一只，还宣称可活杀现宰，速冻冰鲜，送货上门。

自非典发生17年来，国家法律法规对野生动物的经营利用，有严格的管制规定，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，生产、经营和购买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。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，不仅要林业部门的合法经营许可，还得受到市场监管和检疫部门的报批。然而面对规定，打野者总有办法“钻空子”。

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杨先生称，很多贩卖野味的商户虽然持有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，但往往会超范围经营以及私自捕猎野生动物，许可证上允许售卖的动物就摆在明面上，其他不允许的会藏起来偷偷地卖。一家餐饮行业王老板说，“货到了会通知买家来拿，旁边的餐馆也能帮忙烹饪。几家野味店铺藏在角落里，必须熟人带，老板才肯接待”。

有着20多年工作经验的江西森林公安李苏分析，近几年，非法偷盗贩卖野味的案件一直很猖狂，打

**从理论上来说，病毒源头可能是任何动物，野生动物、伴侣动物和农场动物都有可能，因此，禁食的具体方面应该规定清楚。**

野的人愿意铤而走险，关键还是利益驱使。“捕杀野生动物没有什么成本，用的只是一张网。利润很高，其收益堪比贩毒。”李苏说，目前野生动物已经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产业链，捕、贩、运、销，在每个环节价格都会翻上数倍。

一则报道显示，一只在中越边境收购的穿山甲几百元，到了餐桌可高达近2000元一公斤，以一只穿山甲6-7公斤计算，仅一只穿山甲就能给产业链带来近万元的收益。而在一些野生资源丰富的山区，当地村民自行捕获猪獾、黄鼠狼、麝子等野味卖钱，监管起来也十分困难，“他们对许可证、病菌没概念，一旦流通，整个链条的终端，就是各地批发市场。”

而无成本的自然界猎杀，恰恰

也是李苏和同事执法困难所在。“你在农村打死老百姓一只羊，事主会天天来找你，让你帮他要赔偿，这是不得了的事。但如果是野生动物，这些在他们看来都是天生天养的东西，是没有成本的。”

### 永久禁食的法制困境： “人工养殖”的擦边球

在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法学教授钱叶芳看来，根源在于《动物防疫法》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未得到重视和执行。而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的“禁食范围”“人工养殖”等部分，也成了不法分子游走的灰色地带。

下图：3月3日，山东枣庄青年志愿者在街头向群众宣传野生动植物保护知识。

